



1
李婷婷
旋律
综合材料
30cm × 30cm
2019

2
李婷婷
景观节律3
布面油画
50cm × 60cm
2018—2019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驻留计划
Young Artists Residency Program of SCAI

旋律自然

The Rhythm of Nature

李婷婷 Li Tingting

摘要：约翰·凯奇把音乐想象成“无目的的游戏”，一切都顺其自然。李婷婷的作品与音乐相关，里面的旋律似乎也是自然生长着，在线条和色块的漫步中，无意识地徐徐溢出，同时又在进行理性的梳理，一边释放一边归拢。作品中大量使用的白色既是形式也是内容，是平静也是动荡不安，是生活也是自我状态的呈现。李婷婷的作品就像旋律一样，没有歌词叙述，但仍能表达艺术家所想。

关键词：音乐，绘画，无意识，理性

Abstract: John Cage imaged music as “aimless game”, since everything happens naturally. Li Tingting’s works are related to music. While the rhythm is flowing naturally in lines and colour lumps, it is also teased rationally. The white colour that has been applied frequently in the works is the form and the content as well, which is tranquil and also turbulent, life and manifestation of herself. Like the rhythm, Li Tingting’s works express her thinking with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lyrics.

Keywords: music, painting, unconscious, sense

《当代艺术家》(以下简称“当”)：你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李婷婷(以下简称“李”)：我在创作前会思考很多。首先，我会设计一组小稿，比如现在这种研究旋律的线，我想用一条线带动整个画面。我希望画面最终能呈现整个过程，有试错和不确定性。在画的时候我很难想到最终的效果，因为过程中的偶然性很难驾驭。总之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前进的过程。

当：作品中你通常用白色覆盖最初鲜艳的颜色，为什么会用这样内敛的方式表现情绪和状态？

李：我不认为白色完全就是内敛，尤其在我近期的作品中。我一直很喜欢白色，它对于我来说既是内容也是形式，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状态。覆盖多层白色，有时可能只是想让白色的层次更丰富一些。

当：“旋律”系列中出现了线条、规则的笔触或是一团线，它们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李：这组作品我主要借助了巴赫的曲子，尝试用一个面、一根线、一个点去带动整个画面，让简单的元素在画面上表现得丰富，同时记录关于音乐的感受。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实验性训练，没有特定的象征意义。

当：你很喜欢巴赫的音乐，“旋律”系列作品也和音乐有联系，可以谈谈音乐对你创作的影响吗？

李：我的作品中两者的联系也是不久前才建立起来的，之前只是单纯地喜欢音乐，但是没有找到两者的契合点。以前我的作品会有叙事性，像故事一样去表达情绪和个人经验。从“旋律”系列开始我想能不能不用图像叙事而用点线面去表达感受，就像康定斯基的作品那样。《景观节律》就是根据一些自然景观进行的创作，很像音乐的旋律，即使时间流逝，还是可以感受到余音和流动感，这样的创作甚至比景观本身更真实、更具有美感。

当：2016年的《无意介入》具有强烈的戏剧性，甚至有些无厘头。在作品中，你用无序和偶然的线条、色块来破形，呈现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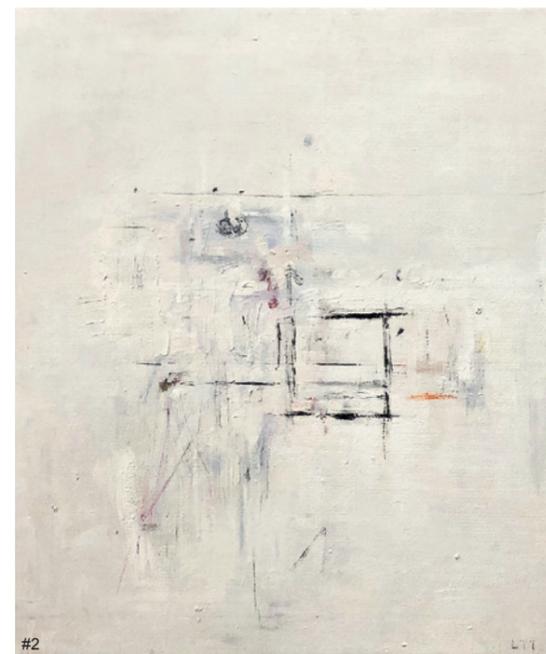
乱感，表现出不安，就像你说的“平静的粗暴感”。你为什么想要表达这种不安？又为什么要用荒谬的戏剧性去呈现？

李：作品中表达的无序感和荒谬感，主要是对自己创作的总结，对自我的探究。在创作《无意介入》时，正好天津滨海发生爆炸，事后我去了现场，让我很震惊，虽然现场做了清理，但还是能感受到一些灾难时的慌乱、崩塌和无序。然而被清理过后一切仿佛归于平静，似乎会随着时间一起逝去。我觉得这种既残酷又平静的状态和我们的生活有相似之处，因为无论生活怎样还是要继续，这难道不是“平静的粗暴感”吗？关于荒谬的戏剧

感，是因为在画《无意介入》之前，我的作品画面很单一，基本都是呈现一个或者是一小组物体，比较压抑。临近毕业创作，我也很想画一些大的作品，试着让自己实现一张多元素、多穿插、丰富而不受限制的作品。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很多，恨不得把所有想说的东西全表现出来，所以就有了这种什么都往里面放的荒谬感，也是对那个时候状态的记录。

当：2016年的《无意介入》中还能辨认出具体的形象，而“痕”系列表现作画过程、“旋律”系列表现情绪状态和无意识，画面中不再有具体的形，如你所说的减少了叙事和信息量，更多的是本能地转化输出，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脉络的？

李：我之前的作品偏具象，因为当时我刚毕业，处于不安、紧张的状态，并且高度关注自我，把自己包围起来，那时的创作就给人一种紧张的感觉。来到川美以后，整个人的状态和观念都有很大的转变，画面也变得相对抽象，这也是我自己未料及的。或许是因为川美自然轻松的环境，激发了我的本能和潜意识，我便跟着这个状态走了下去，创作自然而然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我会像新生儿婴儿一样去感知，不一定要跟周遭的生活产生联系从而去认识自我，而是把自己完全抛到自然的状态里、陌生的环



境中，融化在里面，自然地去感受和表现。然后，我发现自己获得了一种什么都可以接受的状态。当然，前后的创作之间肯定有联系，例如对白色的持续研究和拓展。

当：请问你在《德语》之后的创作方向是如何规划的？

李：我不想给自己太多限制，就跟着感觉走，毕竟感觉是真实的。我还想把在川美形成的感性表达进行理性的梳理，将感受更精准细微地表现出来，这也需要更多的理论支撑，所以我认为多看书很重要。我现在画的这些简单元素已超出了我之前的绘画经验，充满了挑战，当然比之前程式化的东西更刺激。之前的作品没有太多本能的和意料之外的东西，只是纯粹地带来视觉愉悦。我希望后面的作品是多元的，像旋律一样，即使没有歌词，也能充分表达我的想法。